

班溪,从时光深处走来

蒋静波

班溪是一条溪,班溪也是一个村。

班溪四周,青山如黛,溪水清幽。时雨时歇之际,班溪四周云遮雾笼,凭添一份幽深神秘的韵味。

发源于岩头龙祠冈的岩溪和发源于石门大雷山的左溪,分别自南和东奔涌而来,在岩头交汇后流经许江岸、康岭,与剡溪汇合。溪之许江岸至康岭段,称之为班溪。村以溪名,为剡源七曲。

“班溪”——当我用软糯的吴语呼唤时,不由想起了它的旧名“斑溪”“斑鸡”,眼前仿若出现了这样的画面:轻风过处,溪面泛起粼粼斑痕,一只从诗经里飞出的雏鸟,穿过溪岸的苇丛,与对岸的同伴和鸣,一声高,一声低……

灵山秀水是隐者梦寐以求的桃源仙境。“七曲班溪好隐居,昔人卜筑有茅庐。至今兰若诸天外,犹见琳琅烟梵书。”元末江南著名诗人陈基诗中的“昔人”,指的是晚唐名士谢遗尘。谢的“卜居”处在班溪之源的石门大雷山中。据史书记载,一日,谢遗尘去松江造访唐朝隐逸诗人代表陆龟蒙,向从未到过四明山的陆尽述四明各处胜迹、风物,提出,“凡此佳处,各为我赋诗”。于是,就有了陆的《四明山九题诗》。与陆齐名、同样从未到过四明的皮日休又以《和陆鲁望四明九题诗》相唱和。没想到,他们的唱和诗,使四明山名声大起,引得一代代诗人纷至沓来,边赏景,边吟咏,留下大量诗词,成为“浙东唐诗之路”的一个起源。七八百年后,认真的黄宗羲为考证“皮陆”“九题诗”中的诸胜又遍访四明诸峰,作了《九题考》。

到了宋代,隐于剡源五曲三石的宋太学博士陈著,在《本堂集》中说,有名士董声仲隐于此,其祖先植松树,甚古。声仲筑延清堂表之,余荫满堂。在《本堂集》中,陈为董写了《又寿董声仲》《答董声仲》《答董声仲馈生日》等多篇诗作。以陈著的才气,他所推崇的董声仲想必不是一般人物。应为班溪人的董声仲,究竟是个怎样的人?有怎样的才华?班溪脉脉,流水无言。

“宁可食无肉,不可居无竹。”苏轼以竹子喻着自己高雅的气节与情操。对于山里人来说,竹林不是风景,而是自身发展的资源。据《剡源志》载,清代时,辟驻、三石一带房前屋后已零星栽种雷竹。1989年后,雷竹种植发展迅速,班溪、岩头、溪口等地实施规模栽培。早在10多年前,班溪一带的雷竹面积已达一万多亩,成为著名的雷竹村。

雷竹在惊蛰期间出笋,农谚云“一雷满山笋,一夜长七寸”。竹农用着糠覆盖保温保湿等方法,改变雷笋的传统培植方法,将出笋期提早到小雪。雷笋即使以每公斤四五十元甚至更高的价格,也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。雷笋洁白脆嫩,清甜爽口,谁能抵御得了美味的诱惑呢?

出笋期间,一车车满载雷笋的汽车从班溪出发,驶往宁波、上海等地。到了春季,雷笋大量上市,除了出售,家家户户开始自制油焖笋、咸笋、羊尾笋。从早到晚,村庄的角落弥漫着一阵阵清新的笋香。一些城里人,买了竹衣的笋,再请竹农代为烧制。毕竟,山里人烧出来的笋,才最正宗,最入味。

原谅我的无知。之前,我并

不知道,近代班溪出了一位杰出人才——新中国一至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、中国甲壳动物研究奠基人、浙江省博物馆第一任馆长董聿茂先生。

穿过飘飞的细雨,我跨入环村路52号——一幢二间一弄的百年楼房。在1897年三月的春光里,这里响起了啼哭声,一个叫董聿茂的男婴诞生了。董聿茂在七曲小学堂受启蒙教育后,进入奉化县最早的新式学校——当地乡间的剡沔学堂,后又就读浙江省立第四中学(今浙江省宁波中学),1919年去东瀛求学。

1930年,获京都帝国大学动物学系博士学位的董聿茂回国。此后,他将自己毕生的精力奉献给了祖国的科学和文化教育事业。他历任西湖博物馆馆长、浙江博物馆馆长、浙江大学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、杭州大学生物系主任、浙江水产学院副院长、中国动物学会理事、中国水产学会理事等职。他培植培养了许多专门人才,发现了不少甲壳动物的新品种,为甲壳动物的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。

“七七”事变后,时任西湖博物馆馆长的董聿茂为了保障藏品安全,历尽艰辛,用自己多年的积蓄将藏品、财物运往后方。他靠垦荒种地的微薄收入租房,保管财物,同时不辞辛劳,四处采集,制作动物标本,收集藏品。后来,又无偿上交了用生命捍卫的所有历史文物、自然标本和图书仪器。听着董先生的故事,不由得为他的文人气节和担当精神肃然起敬。

董先生的邻居,77岁的退休教师董兰恩告诉我,60年前,中学刚毕业的她满怀对大城市的向往,写信给她的堂爷爷:是否有路子帮她在杭州安排工作?堂爷爷回信,农村也大有作为。这位堂爷爷不是别人,正是董聿茂。

环视着董先生的旧居,青苔铺满的鹅卵石天井,残留着装饰画的墙头,完好无损的木质门窗,仿佛百年的时光尚未远离。

在当下,许多地方千方百计寻找题材对外宣传时,这样一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古村,却保持着固有的低调和朴实,该是多么纯粹。

董兰恩的儿子、现任班溪村党支部书记董良军喃喃地说,若有可能,他想在董先生的旧居建一座全国甲壳动物标本基地,让全国的中小学生在普及甲壳动物知识的同时,来共同缅怀这位杰出的动物学家。

沿着去年刚建成的宽阔的环村路,村道边和角落处,玫瑰丛丛,鲜艳夺目。环村一圈,回到村南的溪畔。董良军指着旁边的一处地块,兴奋之情溢于言表:不久以后,这里将出现一座5000平方米的建筑——一条东起宁波,与沿海通道、杭甬通道、沪昆通道连通铁路站的溪口站。它将揉合唯美的民国风情和桃文化元素,成为奉化和宁波的一个美丽的现代化窗口。班溪人以极大的热情拥抱未来。如今,百来户人家已全部搬迁,工程提早进入准备阶段。

我顺着溪流的方向,仿佛看到了一辆辆高铁从班溪飞驰而过,看到了成千上万的游客走进班溪,欣赏班溪。班溪,这艘停泊千年的船舶,将从这里扬帆启航。

此时此刻,心里的某种郁结在不知不觉中融化。班溪像剡源九曲的诸多地方一般,虽然,岁月湮灭了许多人文印痕,但它早已化作了这一带土地上独有的养分,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,朝着诗意、梦想前行。

无论过往,还是当下,班溪时时在场。

沐小风

1995年春天,一群文学爱好者,包括刚参加工作不久的我,先是搭车来到新昌沙溪村,找到位于半山腰的剡溪源头——那是一眼淙淙直冒的流泉,然后沿着剡溪徒步往下走。“闯过荆棘,跨过险滩,我们的脚步同种子一般撒满剡溪两岸,我们的行囊载满了咏叹。”当时我作了诗意的记录。那次我们走到一半,天就黑了,只好就地住下来过夜。“在留宿的小村里,绽放在村民们脸上的花朵是我捕捉到的最美景致。山里人的淳朴与好客是撞击在我们心底的一股温暖的泉。山村的夜极为安宁,在甜甜的桔花香中我们入睡。夜雨来临,蓊郁的山林低低吟唱起村民们勤劳致富的歌谣,梦境便沉淀成一首回味隽永的诗了……”

30多年后,当我再次踏入这个名叫柏坑的小山村,发现时间机器并没有将记忆粉碎并彻底清理,回忆如电光火石,点亮脑海。柏坑傍山依水,风景秀丽,省道江拔线穿村而过。剡溪流经这里时迎头遇上一座山,于是便拐了个“之”字形大弯,是谓剡溪四曲。那个静谧的夜晚,我住在一高中女同学家,当时她尚在杭大求学,她父亲时任村治保主任。那晚还来了几个村干部,跟我们聊起村里要振兴经济种什么作物的话题,同行的沈国民老师说,这里地处山区,如果种植水果,运输肯定不便,要想长远发展,把眼光放在旅游经济和健康经济上,肯定不会错。随后他推荐了银杏。银杏树好看,银杏果既能入饕,又是良药,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不是其他经济作物可比,不妨考虑一下。沈老师未必能料到,当年他一句走心的提议,就像是一粒希望的种子,经过时间的发酵和村民汗水的浇灌,如今,梦想已经成林,柏坑村今非昔比。获称“银杏村”,一到深秋,村里村外就金黄一片,连绵起伏,大量摄影爱好者纷纷前来取景采风;待银杏成熟,全国各地的客商纷至沓来,吃银杏,买银杏,村民们赚得盆满钵满,贫困村的帽子被省级文明村、小康村取而代之。

村书记陈华东年轻有为,在溪口有自己的企业,因心系他养他的柏坑,回村当了书记。既是“故人”,他便带我先游旧地。阳光正好,花儿正香,309省道旁的银杏枝繁叶茂,一串串碧绿的银杏果静默地垂挂着。一个骑着电动自行车的村民喊停了他的脚步,问他旧房拆改的事情。他和言悦色作答,村民满意地骑车走



林荫道 渔之乐 摄

剡溪在这里拐了个弯

了他跟我解释道:去年柏坑被列入区农村农居房梳理式改造试点村,村里的危旧房拆改工作正如火如荼,村容村貌及村民的居住环境已有改善。刚才的村民提出他家危房也想拆改,我说这事得经村两委会讨论,并提请村民代表大会表决。农居房改造政策公开,统一审批,统一规划,公平公正,村民们都没二话。乡村振兴建设是个好机遇,我得好好抓住,争取我村明年列入靶向村。

清风徐来,彩蝶飞舞,眼前只见巷道洁净,房屋整齐,多年前的黑暗与陈旧无迹可循。陈书记将我带至一幢明清建筑跟前,它叫“大屋里”,是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者陈占祥先生故居。大屋里青砖石窗马头墙,院中央卵石铺地,草深已没小腿,抬头可见二楼的木围栏多处朽坏开裂,惟中西合璧的纹样依然清晰。偏房不知谁曾住过,房门洞开,一只蜘蛛当门织了一张网,里面的一张暗红色老式眠床看起来便像一个旧梦了。陈占祥先生自小生长在上海,稍大便出国留学,确切地说,大屋里是他父母的故居,他与大屋里的交集屈指可数,甚至可能不知道这幢气派的楼房,大门为何是朝西开的。传说陈氏先人陈宗英造房时,当时的邻居不讲理,更可能是出于妒忌,怎么都不肯把自家小房子卖给陈老先生,也不同意拆墙让陈家造大门。陈老先生便不再坚持,只大度地说,最好的风水其实在人心,而不在屋门的朝向。可能很少有人注意,大屋里大门入口处略微有点隆起,像是藏了个小拱包,它叫“金鸡岭”,有个神奇的传说,每到半夜,就会有一只浑身金光的母鸡带着一群小鸡在那儿觅食、玩耍。一个贪婪的村民就费尽心机偷偷逮走了一只小鸡。逃离时,他的脚背被母鸡啄了一口,伤口久治不愈,直到那只小鸡鸡变卖的线全部用完,他的脚背才好。虽然是个神话传说,但故事里传递出来的做人道理朴素而有力。除了陈占祥,大屋里后来还出了陈占时、陈香茂、陈绍庆、陈治庆等等这些出类拔萃的后人,他们的事迹村里已一一载入“乡贤名人”手册——足见良好家风对后世的影响力。

陈书记驱车载我去看剡溪四曲时,前车载着一个集装箱改建的小屋缓缓行进,我们便跟在后面,直到抵达一片硕果累累的桃林。一块平整的空地前,年轻的桃农一边指挥工人将箱屋吊下来,一边告诉我们,这箱屋是他买的,不费时,不费力,直接放下就可以住,里面一应俱全,还随那搬走,很方便。陈书记表示赞许。

剡溪四曲藏在桃林外侧。隔着宽阔的溪面,

对面山色如黛,满眼清凉。陈书记踩在水泥渠的外沿,手指前方,告诉我那一片的地名分别叫地岩潭、大小叠鼓、响岩潭。我不禁想起元代陈沆曾在《剡源九曲图记》里写的:“……白坑,其水旁注,坑石有穴,大如深者如井而窟。”那就是上有白形深注的大溪石了吧——否则哪来的“叠鼓”“岩潭”之名?不就是石头多嘛。白坑之名后因村多柏树,故改名柏坑。岩潭中间那一片叫囊云,相传明朝诗人周旗曾就曾经隐居于此。我相信这个传说,毕竟只有文艺的人才可能取得如此美好的名字,囊中有云,多么浪漫的意象。剡溪水在这儿流速缓慢,我知道那是它遇到阻力被撞弯了腰;溪水也不怎么清澈,陈书记说那是五水共治,上游在不停清理河道的缘故。相信不久以后,剡溪就将恢复它清澈如镜的模样,兼葭苍苍,静水流深,那是四曲所特有的,更是一种境界,剡溪其他几曲无法复制和比拟。

陈书记说,区委书记高浩孟前阵子刚带着省里的水利、规划等专家考察过这里,对四曲的景致赞不绝口。高书记已把剡溪九曲踏了个遍,说四曲是保护得最完整、至今依然原汁原味的唯一一曲。据区里打造“唐宋诗路”、打响全域旅游品牌计划,将沿着剡溪九曲建造一条自行车骑行步道,“届时,我会根据这里的自然与人文景观,提议增加一些新的项目,比如那儿,”陈书记的手直指对面密林中隐约可见的巨石,“可引进攀岩项目,甚至蹦极也可以。还有囊云,我要把它的历史掌故挖掘出来,为柏坑增添人文魅力。”

回村途经九溪庙。传说“九溪庙”三字为王羲之所书,只不过真迹已毁,现在这牌匾上的字为后人描摹。关于王羲之写庙名还有两个传说,一个说,王羲之当时居于隔壁六诏村,柏坑族长知道书圣并不信佛,故意请他喝酒,然后趁着醉意骗他题词,书圣挥毫写下“九溪”二字时还没感觉,等庙(庙的繁体)字的“广”字头写完,忽然意识到了什么,抛下笔就扬长而去。族长最后只好想办法从其它地方挪来一个书圣写的“朝”字拼上去。仔细看了牌匾,那个“庙”字果然有点不得劲。据考,九溪庙落成时间要比王羲之所在的东晋要晚好几百,那么王羲之为了九溪庙题词就成了“关公战秦琼”,于是就衍生出了另一个传说:九溪庙落成时,一个神汉忽然在庆典上哈欠连连,直着嗓子让备笔墨砚,族长照办后,眼瞅着他挥毫写下“九溪广”三字,实在忍不住开口打诨:“敢问阁下是?”神汉停笔作捋胡子状,“吾乃书圣王羲之是也!”一个激灵,抛下笔就醒了过来。后面的结尾是一样的。无论如何,九溪庙都因牵扯到王羲之而名声大噪,可见古往今来名人效应的威力都很大呀。

九溪庙后的樟树群苍翠蔽日,一直绵延到规模宏大的唐代名刹净慈寺,尤以最外头的千年夫妻连理樟为最。据说,这两棵古樟是净慈寺开山方丈栽种的,距今已有1200年的树龄。净慈寺和这两棵古樟一样,都曾历经磨难,浴火重生。而那个曾经名叫文昌阁的学校却没那么幸运了,听说它满清时因位于螺山下而名“螺山学堂”,民国时改称“柏溪学校”,抗日战争时期因年久失修倒塌,但依然像蜂巢一样作为屏障庇护着村庄。后来鄞奉公路一通,如长蛇入洞,村庄的风水因此受到影响,村中年轻人纷纷离家远飞,外出挣钱(照现在分析,其实这是交通发达之后的正常现象)。村里用文昌阁的旧料在村口搭建了一个牌楼,跨省道而建,样式模拟剡溪口的武岭门,是远近闻名的“剡曲第一楼”,后于1984年被拆除。

站在莲叶峰下,听净慈寺传来悠远的钟声,空气仿佛都在微微震动。物比人长久,它们见证了柏坑村千百年来的沧海桑田、起落盛衰,目送了多少人背井离乡,也无数次看到满怀笑意的游子归来。今天,它们依然像忠诚的卫士,守护在这深山一隅,与这片故土相依相伴;它们跟剡溪一样,提供给这片土地源源不断的养分,是游子心中永远的多愁。

八曲亭下:碧水下的馥郁书香

单氏先人单邦昌就在亭下村荷花池头造起了一座义学,仿照京城太学的格局,取名为“嵩溪书院”。嵩溪书院有一块红色的石板,相传还是皇帝所赐的御石。期间单氏族中出过进士一名,举人十余人,秀才二十余人。辛亥革命后,亭下乡贤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,集资造起了一座晦亭学校,为砖木结构,二层主楼,前后有天井作为活动场所。不光亭下的孩子,附近村落的孩子都来晦亭学校上学。学校最初只有初中,后来屡次扩建,有了高小,又在60年代建起初中部和高中部。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,晦亭学校培育了无数人才,其中包括著名的史地学家毛昭晰,翻译家毛良涛,土建工程师单克信,生物学教授毛雪莹……这座名不见经传的小学堂,成了许多人的一个起点。毛昭晰教授的曾祖父、祖父为前清秀才,终生在剡源教书,父亲毛路真为浙大教授,其子孙从教者数十人,可说是书香门第、教师之家,被亭下人传为佳话。

人杰地灵的亭下还曾出过一位奇女子沈贻萝,这位出生于1901年的教育先驱,是奉化第一位女硕士,曾留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。沈贻萝毕生投身于女子教育事业,担任甬江女中校长二十多年。在山河飘摇的抗战时期,沈贻萝为了师生的安全,一度把甬江女中迁到了亭下。亭下的父老乡亲十分支

持沈贻萝的工作,把沈氏宗祠、单氏宗祠和龙泉庵借给甬江女中做临时校舍。由于学校办学经费紧张,宋美龄还向甬江女中捐助了一千大洋。在条件简陋的亭下,在山明水秀的剡溪旁,两百名白衣黑裙的少女度过了四年读书时光。她们朗诵诗歌、排演话剧、学习英文,还集体上街清扫环境,宣传卫生知识,甚至还开辟了篮球场,举办了一次运动会。为了让更多女孩子有受教育的机会,沈贻萝还在晦亭学校办了一个半工半读的女生读书班,亲自任教,上午教读书,下午教刺绣。可以想象,在那个十分封建闭塞的年代,这种对女性的尊重,对女子教育的看重,对亭下村民而言,不啻是一种精神上的冲击和教育。解放后,亭下有几十名女子考上了中学、师范,“女秀才”辈出,思想的根源就在于甬江女中。

剡溪九曲,流到亭下是八曲。八曲的溪水,听过嵩溪书院书生们的读经声,听过晦亭学校学生们的朗诵声,也听过甬江女中少女们的吟唱声。如今读经声已经湮灭,朗诵声和吟唱声也四散而去,消失在长长的时光中,连那潺潺流动的溪水也化作烟波浩渺的亭下湖。如果你流连于鲶鱼卧化、绿龟探水、芳岛夏荫等亭下湖名胜,如果你也曾惊艳于妙高台下那一瓣碧蓝,千万别忘了,这也一代又一代学子洗过砚台、染过墨色的地方。那千顷碧波下,还流淌着馥郁书香。

三味书店 · 您的精神家园

关注我们
时刻掌握三味好书推荐
三味讲座/新书发布等活动
订阅号内微店上线
足不出户,送货到家

宁波三味书店有限公司

地址:宁波市奉化区桥东岸路175-195号
联系方式:0574-88571555 88881168